

# 大纪元

## 随戏而逝的“京剧皇后”言慧珠



言慧珠戏装扮相（网路图片）

更新: 2017-02-03 10:31 AM 标签: [文革迫害](#), [言慧珠](#), [中共红祸](#), [反右运动](#), [梅兰芳](#)

【大纪元2017年02月01日讯】（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）一代名伶，绝代风华。与众多从民国走进中共“共和国”的艺术家一样，号称京剧“京剧皇后”的言慧珠，也有着始于繁盛、归于惨烈的坎坷人生。

### 梅门第一高徒

“一轮明月照床下，陈宫心中乱如麻……”幼时常常听到，名属京剧“四大须生”的父亲言菊朋苍凉悲壮的唱腔，言家二小姐便从心底生出对京剧的挚爱。不顾父亲的反对，二女言慧珠就在家人眼皮底下偷艺，十几岁自学《女起解》，于校庆时登台亮相，

震惊全场。她的天赋与坚持打动了父亲，言慧珠在二八芳龄正式退学，走进梨园。

听从父亲的建议，她决意专攻梅派。精于曲艺的言慧珠同样达于人情，为了成为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学生，煞费苦心。她先跟着留声机，听梅兰芳的唱片，做一年多的“留学生”；投梅兰芳琴师徐兰沅门下，习得梅派音乐、台风、扮相等方面的精髓；又跟名家朱桂芳学梅派的身段、把子功，跟阎岚秋学武旦和刀马旦，打下坚实的基本功。

20岁时，言慧珠随父到上海演出，凭借《扈家庄》的出色演绎一鸣惊人。她还涉足影坛，小有所成。羽翼初丰的言慧珠，迎来拜入梅门的时机。她先获得梅府“红人”李释戡和许姬传的好感，更和梅兰芳的千金成为好友，在府中做客时更是恭谦有礼，很快得到在梅府留宿的“殊遇”，有机会听梅兰芳亲口讲戏。

抗战胜利后，梅兰芳重返戏台，已是明星的言慧珠每场必到，细心观摩梅兰芳表演的每个细节，并做笔记。有时她竟投入地跟着他一起比划，其狂热沉醉可见一斑。言慧珠再次感动了大师，很快成为梅兰芳门下最得意的弟子。

言慧珠身材高挑，容貌姣好，嗓音清亮，文武兼长，天生是块“戏料”。梅兰芳一生授徒100多人，唯独对言慧珠另眼相看，一招一式悉心栽培。他曾称赞：“慧珠学我，最少也有六成以上。”的确，她模仿恩师的青衣扮相几可乱真，成为梨园界非常了不起的传奇。

对戏曲，她敢于创新，善于结合自身长处，将《木兰从军》《贵妃醉酒》等京戏提炼加工，创造性地继承梅派艺术。她饰演的花木兰以甜美的唱腔、灵巧的身段、精湛的武功著称；她的杨贵妃更创造“贵而欲醉、醉而犹贵”的境界。她还自主改编朝鲜剧《春香传》、越剧《梁祝》等名剧，把梅派京剧艺术的特点融入其中，都取得轰动的舞台效果。

京剧上的造诣令言慧珠声名鹊起，并且月入几万，积累丰厚的财富。她看准时机，买下一座华丽的“华园”，每天在院子里跑圆场、练功；自组“言剧团”，弘扬京剧艺术。昔日偷艺的小女孩，已成长为红得发紫的“京剧皇后”。



言慧珠（左二）与梅兰芳（左一）的合影。（网路图片）

## 民国38年，山河变色

京剧里的角色，无论生旦，大多热情而刚烈，戏外的言慧珠更是“艺高人胆大”的外向性格。她敢做敢言，总是以旗袍、皮草围巾、高跟鞋等时髦的打扮出现在公开场合，成为容光四射的焦点。可以说，她对艺术、生命总是抱着好奇、好动、好强的态度。

而言慧珠再有才华，也只是社会的一分子，离不开时代的成全与造就。1949年——民国38年，这个神州易主、山河变色的时刻，也成了她命运的分水岭。而她，也早早嗅到了危险气息。

章诒和在《伶人往事》中记载，5月27日，言慧珠不施粉黛，换上了蓝大褂、平跟鞋的朴素学生装，被朋友戏称为“地下党员”。她自己则说：“先看看风向，观察观察。”

50年代起，中共发起了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的“改造”，即“公私合营”运动，言慧珠的京剧事业遭遇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波冲击。整个上海陷入这场政治热潮，戏班陆续归为“国有”，京剧名角变身国家干部。言慧珠却逆势而行，不愿在当地的领导下排戏、唱戏，公开表达对国营的顾虑：“现在还早，我要再看一看。”

一个人的坚守敌不过时代的洪流，言剧团的乐队、琴师、配角渐渐流失，言慧珠只得随波逐流，提交“国营”申请。她几经周折，四处活动，终于“挤进”上海京剧院。这段期间，因剧目被迫停演，她有心到文化局讨说法，却在风雪天里苦等两个小时都没收到任何答复。委屈、窝囊、义愤涌上心头，1955年3月某个夜里，言慧珠一怒之下服安眠药自杀，幸被及时抢救。

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闻讯后，亲自把她接到家中照料，并劝导她：“干咱这一行，唱好了是‘戏饭’，唱不好了是‘气饭’。”可她在中共领导下吃的气饭，是由于向当局低头又不甘于低头的内心挣扎所致。

上海京剧院里，包括言慧珠在内共有三位旦角，在领导的安排下登台。她作为后来者，演出机会少之又少，整整一年时间只演了13场戏。当其他演员老实地做着“顺民”，服从安排并按时领工资时，她一边坐着“冷板凳”，一边埋怨：“我进了京剧院，戏都唱不成啦！”“身上都长毛了，我在发霉。”



## 艺海浮沉，人事全非

1957年5月，中共又搞起了名为“整风”实则“整人”的运动，召集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提意见。一心扑在京剧上的言慧珠，天真地以为有了说话的机会，便在上海召开的整风运动座谈会上，大胆表达出“我要演戏，让我演戏”的心声。岂料同年6月，时局变换，政治运动从“整风”转向“反右”。言慧珠的肺腑之言，被扣上“发泄不满情绪”“猖狂向党进攻”的罪名。

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京剧院里到处贴满了批判她的大字报。紧接着，上海文化广场的喇叭放出了毛泽东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》的讲话，并点名言慧珠，要求她去后台谈话。

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，警告她有“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”，应“深刻检讨，取得群众的谅解”，否则“矛盾就有可能转化”。骄傲的言慧珠为了独子的“前途”，再次向中共妥协，苦熬三个月完成一份长篇检讨。

在美琪大戏院召开的文艺界大会上，她从童年检讨到当下，“批判错误，挖掘根源”。正如章诒和所说：“自觉向共产党输诚，也向所有人低头。”徐平羽当场开口，说她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。中共的威慑，竟让尊贵的皇后卸下凤冠。言慧珠从我行我素变得战战兢兢，以人格为代价，向中共讨来几年的演艺生涯。

1957年，言慧珠调任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，与校长俞振飞搭档，转入昆曲表演，二人也因戏结缘，成为夫妻，积极为中共“繁荣”文化事业。1959年，言慧珠夫妻俩花大力气合演昆曲《墙头马上》；之后在欧洲各国巡演《百花赠剑》；1961年底带领“上海青年昆剧团”，赴香港公演；1963年配合长春电影制片厂，把《墙头马上》搬上银幕。

1964年，中共将斗争的利剑射向传统艺术，由江青出面大肆鼓吹“现代戏”。为表示“政治觉悟”，言慧珠于年底出演“样板戏”《沙家浜》；1965年，她又着手排演表现朝鲜女英雄的《松骨峰》。这让一心掌控文艺界的江青妒火中烧，立即放话：“叫言慧珠别演啦！好好



闭门思过，休想到我这里沾边！”可怜言慧珠为了演戏，离开传统戏曲，无底线地投靠中共，却还是难逃厄运，并从此告别艺坛。



言慧珠便装照（网路图片）

## 文革浩劫，古风无存

“黑漫漫乾坤颠覆，砣磕磕社稷摧残。”1966年，一场“横扫牛鬼蛇神”的文革运动在中国大陆肆虐，文学界、艺术界、科技界的精英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。言慧珠曾在日记中写下：“我感到累了，力气也没有了。舞台不属于我了。”这成为她反党的有力“证据”。6月6日，言慧珠在学校惊恐地发现，办公室被造反派占领，操练场成了批判会场，墙壁上贴满了她和丈夫的大字报，名字上还打着血一般的红叉。

《伶人往事》记载了言慧珠夫妇被迫害的情况。学生把校长夫妇“浑身上下刷满浆糊，前胸后背都贴著标语和大字报”。他们只能垂手低眉，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平时还被强迫清扫厕所。言慧珠只要稍微直直腰，休息片刻，就会招来大声责骂。

此外，造反派还闯入她家查抄财物，整整一天一夜翻箱倒柜地搜查，把她“塞在灯管里的、藏在瓷砖里的、埋在花盆里的”珠宝、美金、金条、存折，全部搜刮出来。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，顷刻间化为乌有。昔日奢华的宅院，变成了断井颓垣。

早先，她暗中把数千元现金交给几位好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但是朋友们为了自保，纷纷把她的保命钱如数上缴，打破她心底最后一丝希望。她不能唱戏，只能提心吊胆地接受无休止的批斗，使她再次想到了死亡。视戏曲舞台如生命的艺术家，唯有死亡才是彻底的解脱。

1966年9月10日，在华园，言慧珠拉着11岁的儿子到俞振飞面前，一齐跪下，让儿子连喊几声“好爸”。她郑重地对丈夫说：“请你一定把他抚养成人！”次日一早，华园的保姆在二楼卫生间里，发现了自缢身亡的言慧珠——一代京剧皇后香消玉殒，年仅47岁。

言慧珠在卧房内，留下五千元现金，交代把钱交给抚养儿子的人，另有书信数封，分别交给领导、丈夫、儿子及朋友。信中，她主要做了自我批评，对丈夫致歉，叮嘱儿子好好做人。她的死，成为又一个“自绝于人民”的官方记录；她的遗产与书信都被单位交给公安部门，此后下落不明。

她的儿子言清卿撰文回忆，他作为“黑五类子弟”，饱受同学和亲戚的歧视。因为他一直想找回母亲的骨灰，更遭到公宣队、军宣队、红卫兵长达两周的“批判改造”。他们对他拳打脚踢，还有一连串劈头盖脸的辱骂：“你至今还不跟你的那个自绝于人民的‘反革命’、‘黑帮’的母亲划清界限吗？”“你想变天吗，你妄图向革命人民示威吗？”

大约在1970年，言清卿辗转打听到母亲骨灰的存放地北桥公墓，从一个年迈的守墓人手中，接过积满厚厚灰尘的骨灰盒。老人连连感叹死者是个可怜人，三年多都没有人来认领，本来要作为“无主户”处理的，但他实在可怜她，就一直保留下来，“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？”孝顺的儿子小心翼翼保护母亲的骨灰，直到今天。

在言慧珠去世后的1978年，上海市文化局革命委员会对她的自杀下了“复查结论”，撤销她在文革期间的罪名，并称她是“不幸去世”。次年2月，言慧珠被平反，当局宣告她“含冤去世”，并为她举办追悼会。追悼会上，还有四位文化领域的专家一同得到平反。

司马迁曾说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对于中共当局来说，人命比纸还薄，随意定义他人的生死，一正一反的结论就发生在十几年间。

与言慧珠一同逝去的，除了一批艺术大家之外，还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底。以传统戏曲来说，它的意义在于把华夏文明的精华，以视听盛宴的方式，带给老百姓美学与道德的教益。它与历史上“仁义礼智信”的故事，共同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在古代乃至民国时期，戏曲家们的地位即使处于底层，依然受到世人的敬仰。而自中共执政后，传统艺术家却成了真正的“贱民”，传统文化也被西来的党文化取代。从此举国大兴变异艺术，将一脉相承的五千年文化拦腰斩断。

因而章诒和直言，当今的剧坛“不是背靠官，就是倒向商”；“所有批判传统的人，都没能超过传统。”的确，这是一个大师远去的时代，更是文明失落的时代。中共对人权的迫害、文化的专制，从未停止。

参考资料：

- 1.章诒和，《伶人往事》，香港明报出版社，2006年7月。
- 2.言清卿口述、余之执笔，《粉末人生妆泪尽》，文汇出版社，2009年8月。 #

责任编辑：张宪义